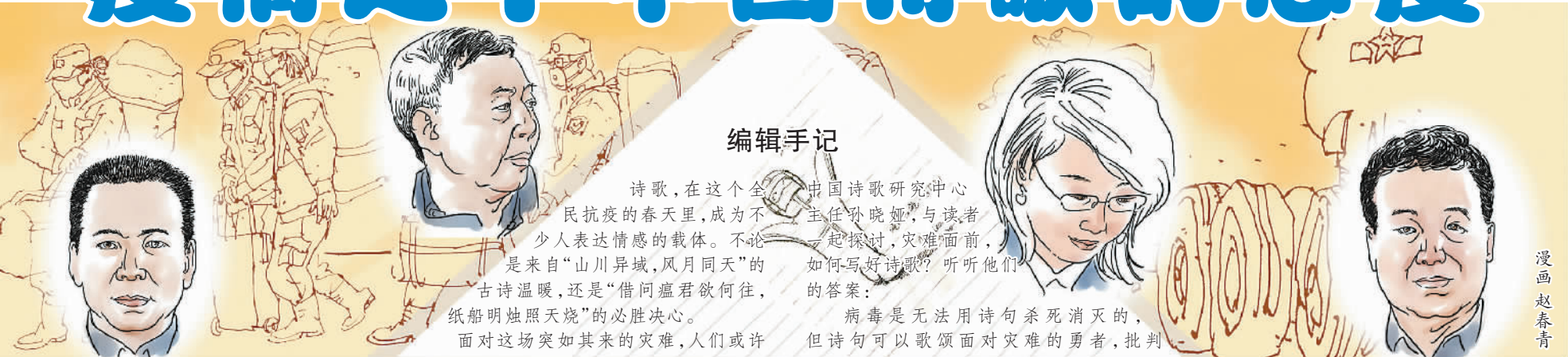


# 疫情之下中国诗歌的态度



## 编辑手记

诗歌,在这个全民抗疫的春天里,成为不少人表达情感的载体。不论是来自“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古诗温暖,还是“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的必胜决心。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人们或许都觉得该记录些什么,却又不知该如何表达。当几句唐诗出现在驰援武汉的战场上时,或许有许多人看到了诗歌的魅力,于是拿起手中的笔……连日来,我们收到了不少关于抗击疫情的诗作。他们中有专业诗人、白衣天使、各行各业的职工等。

那么,何为诗歌?是几句喊口号的表演,还是必须轰轰烈烈的情感演绎?哪些诗歌才能如春风细雨般滋润人的心灵?铮铮铁骨般记录历史? 本期《家园》,邀请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黄怒波、中国诗歌学会副秘书长木汀、著名童诗作家邱易东、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孙晓娜,与读者一起探讨,灾难面前,如何写好诗歌?听听他们的答案:

病毒是无法用诗句杀死消灭的,但诗句可以歌颂面对灾难的勇者,批判懦夫。 ——黄怒波

从诗人浩如烟海的作品中随便抽取几首打开,扑面而来的是中华民族的团结、不屈的斗志,看到了折射出来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态度。

戴望舒的一句“我用残损的手掌”,既表明诗人在国家危难之时个人命运遭际的悲苦,又成为诗人感受灾难深重的祖国的方式,使个体的“残损”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 ——孙晓娜

在诗歌中,无论需要如何不着边际的想象,抒写的感情必须是真实的。 ——邱易东

## 拒绝假感情和伪诗歌

邱易东

每当社会与自然的重大事件发生,人们诗“言志”,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了。

1938年8月7日,在延安所有的街巷,城墙、庙宇、甚至岩石、树干上,贴满了无数诗歌。这些诗短小精悍,铿锵有力,如烈火和弹药一般,同仇敌忾。比如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暴发,这是人类历史上又一罕见的重大灾害事件。在一级响应、封城、救治、隔离等一系列的紧张而又严峻的抗疫斗争中,自然,轰轰烈烈的诗歌洪流又铺天盖地而来。

可是,绝大多数作品,却没有如街头诗那样,让人激动,获得战斗的力量。这些作品,有的直接演绎事件,感谢“新冠君”,赞颂“戴上口罩的中国更加巍峨”,有的把病毒比为死神,比为妖魔鬼怪。“一个歹毒无比的‘

新冠’。/它坑蒙拐骗毒,无不用极! 瘟神、流氓‘新冠’!”只是喊口号,消解和扭曲这场严峻的人与自然的斗争。

言为心声。在诗歌中,无论需要如何不着边际的想象,抒写的感情必须是真实的。这个“真实”,必须是写作者在现实的生活和斗争中,被具体可感的事物所感动,激发出来的表达欲望。想当然地臆想比拟一番,然后直接说出想法,或者排列成亢奋的诗句,或者化为低俗的段子,逗人一乐,这样的感情还是真实的吗?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据说在晚清末年,有一位不识字的车夫,给母亲送葬,他一路哭喊着:“哭一声/叫一声/儿的声音娘惯听/如何不答应……”一位诗人听到,大加赞赏,认为这是最动情的好诗。的确,这样的声音虽然明白如话,却极其富有穿透力,直击人心,催人泪下,这是因为车夫一生的情感,都凝聚在这样血和泪的呼喊中了。向这位不识字的劳动者学习吧,要想写好诗,拒绝假感情!

## 诗歌和诗人们的一次洗礼

黄怒波

哭泣,是对生命崇高的审美。“此刻,诗是该掩面一哭? 还是冲天一怒? 我假若还有些许风骨,就该凛然登高一呼!”诗人李松涛在大悲之中,以血性的诗句仰天发问,表达了诗人对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的反思。在新时代,诗人依然是手无缚鸡之力。但如果心怀大爱,手中就握着一支如橡大笔。在笔尖直抵人的灵魂深处时,一句句普通的诗句直接描绘出民族的风骨、时代的脊梁。

“你已死在过深的怨愤里了么? /死? 不,不,我还活着——/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这句钢筋铁骨的诗,是艾青先生创作于1937年的《煤的对话》的结尾。我们重读它时,怎能不为一个民族的战士在民族的灾难时刻决心以生命之火去争取自由和光明呐喊而动容呢?在中华民族的诗歌史上,永远璀璨而神圣的那些诗人们都是时代的在读者。李杜精神的传承,就是中华民族的基因传

承。今天,大众之所以对当下的诗歌写作者有诟病,就是因为许多诗人从中国现实主义的诗歌课堂上逃学了。结果,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为荣,在一个崭新的时代整天哭哭啼啼,自艾自怨,自暴自弃,撒娇耍横。所以,面对重大历史课题和事件,如果失去了审美能力,写诗就是无效的。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一些诗人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在他的《文化批判与社会》一文中的这句断言奉为圭臬,以此作为在重大灾难面前噤声收笔的理由。身为一个诗人,我带着这个疑问于2013年9月在德国的城市特里尔参观了一个纳粹集中营旧址。一个讲解员很愤怒地告诉我,二战后,德国人不敢面对这个可怕的历史,在很长时间内选择了集体遗忘,直到上世纪的60年代,随着在耶路撒冷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以及德国奥斯维辛大审判的开

不经意间,迎春花就吐出了黄芽,宅家已久的朋友禁不住开始了踏春的轨迹。看到朋友圈贴出的照片,原来那些充分享受阳光的玉兰花居然已经先行怒放,随手就赞了一回,并询问如今的春游是不是特别爽。

没想到友人淡然回答:就那么回事儿,和往年相比,真没有特别的感觉,倒是闷家时日长了,很是念想四川火锅,“不知道火锅店啥时候重新开张。”

这神回复太南辕北辙了,让我难以和自己提出的问题关联。一个年过半百、味蕾残缺的老头,至于如此这般地迷恋川式味道吗?再说了,川菜(味)有那么诱人吗?

川菜好吃是事实!不是吗? 朋友知道我出生蜀地,认真而坦诚地说。

作为有意识之始就接受川味熏陶和染色,并因之建构起美味知觉的人来说,他者对川式味觉的肯定本来是必须支持的——有很多年本人听到外省人这种由衷的赞誉,心中确实是有窃喜的。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是蜀地的故乡情愫,另一方面是想着自己从小就领享口福,飘飘然地会自认是幸福之人。

然而,在踏入现实社会以后,随着东西南北到处乱窜岁月的日积月累,尽管俨然固化了的舌尖记忆难以抹去,但我思想认识还是产生了脱胎换骨的升华:每个地方的食物自有各自特色,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就是说,“味道”追求第一的巴蜀菜肴,“最好吃”的论调固然为广大食客(包括众多的川外美食家)接受并持有,但我依旧以为如此这般的定义是不能归类到“事实”范畴的,因为这样的判断,只不过是个体的口感叙事而已,仅仅是人们的观念(观点)之词。

怎么说呢? 这里的意思当然不是指关于味道——想象一下,粤菜哺育的岭南群类多半不会认可川西美食甲天下的说法,而是说,舌尖感觉层面的优与劣,纯粹是主观判断,而不是对客观事实的呈现。

以川味而论,我们说麻辣特色突出,这个无疑是明显的事实,但“好吃”与否的界定,的确不能当作“事实”来认知。就像辣椒,我们可以用叫作史高维尔(Scoville Units)的辣度单位来给出某一辣椒到底多辣的事实描述,越辣对味蕾越刺激可能也有事实元素,但越辣越好吃,或者稍微有点辣才好吃之类,无疑属于主观的感受,表达的是观点。

绕了点弯儿,其实我想说的不是美食的事,而是关涉“事实”和“观点”的认知判断。很多时候,人们(窃以为是大多数和我同处一个文化共同体内的人)并不去认真解析事实和观点的不同,甚至认识不到二者的差异。

换个命题。比如当气温超过摄氏35度的时候,人们说“天气太热了”,相信一定有很多人会同意这句话是事实描述,遗憾的是,这,真不是事实,而只是观点。只有当我们说“今天气温超过摄氏35度”的时候,这才是事实描述,至于在这样的高温环境里,你的感觉是不太热,还是太热,都不过是个人主观的不同意识观念而已。

而像前面提到的,菜肴的味道好坏,撇开味蕾刺激下个人的不同选择,即便是群体的认知判断,那也仍旧不是事实,而是观点,是主观体验。“川菜好吃是事实”实质上是不能成立的。

诚然,以哲学家对“客观事实”认知的执述,或者还有对语言精准的偏执,“事实”的描述(判定)或许是不可能完备的。虽然如此,但我们仍然需要知道,“事实”是没有对错,没有优劣的。“观点”就完全不同了,它可能是正确的——无论完备与否,也可能是错误的,或者是有局限性的。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如若不然,一当以情绪化的对错思路看待事实,或者基于个人偏好,将观点与事实混为一谈,那么,我们对人、对世界的认知,以及锚定在这些认知基础上的判断,很可能就会遭遇触礁南墙的结局。

老话说,他乡遇故人是人生一大幸事,我看有不少学问家拿这句话当“事实”来阐述,疑问是,倘若您遇到的故人是仇人,您真会觉得幸运吗?

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并不是把事实视为观点,而是把观点当成了事实。

## 川菜好吃是不是事实?

欧阳



## 这也是战斗

张庆和

关于恐龙的灭绝  
据说是缘于一场瘟疫  
让不可一世的地球之尊  
消失得迅捷而神秘  
这是若干年前  
大自然  
早就向人类发出的警告和暗示  
——物极必反  
所有的主宰者  
都必须面对的严峻命题

正是出于这样的共识  
当“新冠肺炎”肆虐之际  
人们才选择自我隔离  
以静制毒 不躁不急  
向“侵略者”发起围攻  
一种别样的战斗方式

隔离是无奈之举  
也是一种启示  
不可一世的伟大人类啊  
为了健康和永久生存  
从现在起 就要  
收敛不该放纵的放纵  
认真地约束和规范自己

## 疫中窥罩

李茂华

庚子之年,口罩的地位一夜之间登堂入室,不但被“正名”,还成了年货,成为必需品、脱销品,可谓一罩难求。

口罩,是舶来之物。125年前,德国专家发现细菌会感染伤口,于是,医生和护士在手术时,戴上一种用纱布制作、能掩住口鼻的罩具,成为人类历史上名副其实的首个口罩。

1910年,东北暴发的“鼠疫”,让国人真正认识了隔断呼吸与飞沫的必需品——“口罩”。2003年的“非典”,口罩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成为“奇货可居”的商品。

此后,在雾霾的肆虐下,人们开始戴口罩防雾霾。但是,口罩除了传统的医用和防尘防霾外,并没有成为大家居家的必需品。

这次新冠疫情,形势严峻,人们对那些“口无遮拦”、不戴口罩的人望而生畏、避而远之。

口罩制造业也许会迎来发展朝阳期、机遇期。今后的口罩不再是人们可有可无的商品,一定是老百姓的刚需消费产品。疫情过后,人们乘飞机、坐火车、赶地铁、上医院、逛商场、看电影等,在人员密集和密闭的空间里,大家可能会下意识地上口罩。这次疫情,除原有口罩生产企业开足马力生产之外,一些医药企业也开始转产口罩。转产也好,跨界也罢,“狼群”的加入,竞争的加剧,将会给口罩制造带来一次革命与创新。



第二场雨

吕宏臣画